



尋訪歌劇《蝴蝶夫人》裡的知更鳥

● 呂昇陽*

聽說基隆七堵的瑪陵坑溪流域飛來了一隻「日本歌鳩」，也即是日人所謂的「知更鳥(コマドリ)」，英文稱之為「Japanese Robin」。霎時，我的思緒不覺飄向當年讀碩班時觀賞普契尼歌劇《蝴蝶夫人》的記憶，因為劇中的男主角-美國海軍軍官平克頓(Pinkerton)當他因任務結束必須隨著軍艦離開日本時，曾對此間在長崎邂逅的女主角蝴蝶(Butterfly)承諾：「當春天知更鳥回來築巢的時候，我就會回到妳身邊。」於是天真、癡情的蝴蝶開始期待春暖花開時從南方返回日本的知更鳥。



當我讀碩班時，雖已喜歡徜徉山林，但卻還沒有機緣特別涉入賞鳥的領域，所以聽到蝴蝶夫人提到知更鳥時，只覺得這名字好美，莫名的有 fu，卻不知牠是何模樣。然而這份美好的感覺畢竟化成一顆種子埋藏我心，所以當我在今年的春天聽聞知更鳥

* 呂昇陽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在臺灣的消息時，不禁情生意動，於是決定奔赴瑪陵坑溪的幽谷去見證當年的一段情懷。

2023年3月10日，我在半夜自台南出發，走國道三號北上基隆，在天方破曉時來到七堵-瑪西社區的「翠谷橋」。這是一個值得稍作停留的景點，橋下的溪床岩盤有瑪陵坑溪千百年來沖激而成的一處壺穴地形，而傳說中知更鳥出沒的熱區則更在上游兩三公里的另一條小支流。我沿著循瑪陵坑溪修築的大華三路而上，幾經摸索，終於正確的踏上這條充滿原始森林況味的溪畔小徑，只見各式的蕨類、山棕叢生山澗旁，兩岸盡是坡樹的交柯密葉遮掩天光，一如韋應物筆下「山澗依磽嶿，竹樹蔭清源」的寫照，而這正是日本知更鳥最喜歡的棲息環境。

我是幸運的，難得這一天基隆沒有下雨，更難得的是知更鳥一早便蹦出來見客。牠並不去高樹上孤鳴而只是在林下的低枝、倒木、苔石與灌叢間穿梭飛躍。牠的身長約14-15公分，與麻雀同大小，身體的特色是頭胸、背翅與尾羽皆是橙色系。有一點過動，雖然保持著警戒，但仍不時高頻的揮振牠圓短的雙翅並上下閃晃著牠高翹的尾羽，尤其牠酷愛將身體鼓得圓圓的，難怪台灣鳥友會膩稱之為「小橘子」。雖然此時陽光還照不進這狹窄逼仄的山谷，但是知更鳥憑著牠頭胸部亮橙的羽色，縱使在幽暗的林下仍能體現出牠明星的光彩。我望著有些淘氣的牠，有一種如夢似幻的感覺，想著就是這隻知更鳥如浮木般支撐著蝴蝶夫人三年的等待。



在日本，知更鳥作為一種「夏候鳥」的模式出現，當季節來到春末夏初，那些原



本主要在中國華南度冬的知更鳥便會陸續飛回日本繁殖下一代。以出生地屬地主義而言，牠是很日本的，所以中英文的名稱都會冠以日本之名。牠在日本並不難見到，在某些地區尚稱普遍，奈良縣還曾於昭和 41 年(1966)票選牠為縣鳥呢!可是在台灣牠就顯得非常稀有了，日人柴田日出男醫生於 1939 年 12 月在台北新店發現了牠，隔年由山階芳磨博士發表於《鳥》(日本鳥學會學刊，日治後期的台灣鳥學文獻大多刊登於此)，是台灣關於日本知更鳥的首筆文獻紀錄。台灣並不是牠的度冬區，不過可能是因為遷徙時的迷航或是其他原因，每年總是可以發現零星的個體在台灣短暫過境。

今天小橘子很賞臉，自清晨到中午總共來去了五六趟，聽說前一天一整個上午才快閃了一回。雖然牠很活潑，但我卻從不曾聽過牠的鳴叫聲，牠是沉默之鳥嗎?喔，那可不是，牠可是號稱「日本三大鳴禽」之一，只要再過一陣子，讓南風再強一些，就可將牠吹送回日本，屆時，牠就會整天興奮地唱著高昂悅耳的情歌，再不似今天這樣讓喧鬧的頭烏線、小鸞嘴等本地的野鳥專美於前。(待續)

